

陆柱国老师二三事

■文/陈宝光



又到了年底寄贺卡时节,却听到陆柱国老师逝世的消息。虽然明知他年届耄耋,但我还是深感意外。因为他身体很好,在百岁老人并不罕见的今天,应该能够活过百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刚到《电影艺术》编辑部不久的编务,我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采访陆柱国老师。厂门口持枪站岗的战士要我到传达室打电话联系,让本人亲自来接。打通电话,陆老师中气十足地说:“好——!你等着。”我站在厂门口,远远望见他穿着军装,大步流星,步履极宽,步履极快,像一阵风似的走过来。他满脸笑容,笑声朗朗,声震屋瓦,好像迎接久违的朋友。

那天谈了些什么,我早就忘记了,但陆老师走过来的活动画面,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得像是昨天。

和陆老师相对,不会局促不安,而是有宾至如归、如坐春风之感。在他身上,感觉不到官气或名人气。倒是有点儿像“好好先生”,有着明显的谦逊。接人待物之质朴,有如老农。同时,他又极其睿智,开放大胆。在座谈会上,不管有多少专家学者发言,他都不人云亦云,而能独出机杼,锐意求新,言人所未道,常有惊人之语。

在一次金鸡奖评选间隙,上影编剧叶丹老师走上前说:“陆老,您的好多警句都在我们中间流传。比如,什么叫鲜花?就是在悬崖边上,差一步就是毒草,那就是鲜花!”与仰慕者交谈,总是一件乐事。但陆老师却很不自在,脸红地笑着,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并明显愿意结束这个对话。我想,大概是叶丹老师叫他“陆老”而他其实并不老的缘故。

我是看着陆老师的电影长大的。小时候看过无数遍《海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段时间,露天底下下一挂银幕,就放彩色电影《海鹰》。观众对台词都熟了,仍然看得津津有味。《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是我的最爱。此后一段时间,中国电影灰头土脸,对朝鲜电影都望尘莫及。《闪闪的红星》横空出世,使全国观众扬眉吐气。新时期,《道是无情胜有情》、《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太行山上》都是中国电影的力作。

创作的敌人是成名后的懈怠。陆老师是解放军培养的作家。他参军以后就写,小有成就还写,出了大名仍在写,到了晚年继续写,是终其一生的“作家”。写作对于他,是生命的需要。他是个军人,写了一辈子军人,是名副其实的军旅作家。在他身上和笔下,完美体现着军人的脾性。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普通一兵,基层干部,还是高级干部,甚至革命领袖,都有一股血性,一股正气,一股宏大的气魄,充盈着满满的正能量。

陆老师是个勤奋的作家。他写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在文学领域有卓越的建树,在电影领域也创作颇丰,光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就有十多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新世纪的六十多年创作生涯里,始终笔耕不辍。同时,在他担任八一厂文学副厂长期间,大胆地扶持新生代的创作,无私地帮助业余作者修改剧本,起到了人梯和铺路石的作用。

陆老师的成就不是轻易得来的。他曾经到海军舰艇上深入生活,由于晕船吐得厉害,连胆汁儿都吐出

来了。可是,他没打退堂鼓,不信这个邪,硬是坚持了下来。于是,有了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这个书名蕴藏着多大的勇气和豪情啊!显示了陆老师对困难的态度,很可以“见到”他这个人。

从《踏平东海万顷浪》的一段章节里,脱胎出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即使在佳片如林的新中国“十七年”也是耀眼的奇葩,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造就了导演王炎,演员庞学勤、王苏娅;让观众牢牢记住了高山、雷振林。“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塑造了脍炙人口的典型。高山、雷振林是新中国文艺界介绍给全世界的新的典型人物。

在与陆老师聊天时,我谈到《战火中的青春》是您对新中国文学史、电影史的最大贡献。他淡然说,那是王炎同志的作品。我说,没有您的文学基础,他也拍不出来。他没出声。我最想问他的问题,是高山这个人物,到底是生活中有所本,还是凭空创造的?但是,终于没有问。我相信,即使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物,陆老师也能创造出来。

在生活中,陆老师是个十分低调的人。舍己为人,屈己让人,甚至有些谨小慎微。在评薪调级的当口,他发扬风格,把机会让给别人,自己蒙



世間萬事和為貴
人生百味苦最甜

陸柱國 丙申 冬月

受损失。组织上分配给他的朝向好的居室,被下属私自调换,他就默然接受了既成事实。自传已经交稿,但不知想到了什么,就以修改为由撤回稿件,无论编辑怎么劝说都拒绝出版。

当夫人鲍梦梅老师为这类事责怪他时,他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喃喃地说:“我觉得,那都是……身外之物。”

几年前,我到陆老师家里去看望他。聊天之余,拿出准备好的册页,请他给我题词。他翻了翻册页,看到罗艺军老师给我的题词,他们在评金鸡奖时很熟,马上爽快地说:“好——!写一个。”我跟着他走进旁边的小书房,他说:“我三十年没写字了。”但是,写出的毛笔字是非常标准隽秀的颜体。还盖上了金鸡奖请西泠印社为每位金鸡奖评委刻的章。

尤为可贵的是,连题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敷衍之词,而是他的夫子自道,是他一生的做人准则和人生信条:“世间万事和为贵,人生百味苦最甜。”试想,能品味这些真谛并身体力行的能有几人?

在不大的书案上面,贴着一张很大的毛主席在庐山的彩照像。这使我有惊,因为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家里挂毛主席像了。在陆老师家小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个镜框,镶着新中国建国初期,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接见全军文代会代表的合影。除了陆老师,还有高玉宝、彭荆风……陆老师回忆起合影前高玉宝来通风报信的往事,使我如同目见。

在陆老师那谦和、高傲、勇敢、谨慎的心灵里,珍藏着他一生由衷敬佩的人。前几年陆老师打电话,问候他的身体,他用河南味儿的普通话中气十足地说:“活着,就是胜利!”然后是豪爽的笑声。那声音现在还回响在我的耳鼓里……

是的,陆柱国老师还活着。活在他作品里,活在他塑造的人物中。

(作者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编辑部主任,电影文学剧本《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编剧之一)

《阿诗玛》《芙蓉镇》作曲家葛炎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举办

黄淮、吕其明共同纪念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音乐家

■文/钟茵



葛炎摄于2001年冬80岁生日前夕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不少人都对电影《阿诗玛》插曲耳熟能详,创作这首歌曲的著名电影音乐家葛炎今年迎来百年诞辰。以“影苑百年谱华章 乐坛薪火创未来”为主题的纪念活动12月13日至26日在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虹口区图书馆曲阳分馆)举办。葛炎家属、电影学者、音乐人齐聚一堂,共同纪念这位杰出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研讨交流他的创作对于当下的意义。

葛炎曾为《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聂耳》、《从奴隶到将军》、《阿诗玛》、《天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作曲,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旋律。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音乐家,葛炎的音乐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和时代特征,感情真切、形象鲜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和民间气息。

疫情期间,葛炎的家人在整理葛炎手稿时,萌生了将新老两版《渡江侦察记》音乐总谱捐赠的想法。新版《渡江侦察记》于1954年上映,新版《渡江侦察记》配乐被改编成大型管弦乐曲《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从1993年开始就将收藏影视相关文献作为重点,得知葛炎家属有这样的意愿后,立刻对接。葛炎夫人陈捷因年龄和身体状况不能亲自参加活动,她通过视频表示,“这些手稿见证着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电影音乐的探索历史,能给电影和音乐研究工作者帮助和启发,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在纪念活动上,著名作曲家黄淮、吕其明特地发来视频致辞。黄淮表示,“葛炎和我都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人,是从东影到上影的老同事、老战友。他是一位很讲原则、很有威信的作曲组长,一生中创作了几十部电影音乐和独立音乐作品,尤其是《阿诗玛》取得了很大成功。”

吕其明回忆,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影厂,自己被分配到管弦乐队拉小提琴。1950年初葛炎从东影调来上影工作,任作曲组组长。这一年,上影厂拍摄了十多部故事片,其中《农家乐》和《女司机》都是葛炎作曲的。“他的作品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当时我在乐队演奏时,感到葛炎同志的作品很有生活气息,和影片的主题、思想感情、风格结合得很好,旋律流畅,也很美,特别是知道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中华女儿》也是他作曲的,更是肃然起敬。”

1955年,吕其明调回上影,当时葛炎已经完成《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两部重要电影的作曲任务。两人同在一个作曲组,吕其明发现葛炎虽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但平易近人,诚恳谦和。有一次,他发现葛炎身体不太好,走起路来前胸不平衡,后来才知道,葛炎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生病,左肺被切除了,这又使吕其明对他肃然起敬。

葛炎在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音乐创作中,留下了不少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优秀音乐作品。吕其明介绍,葛炎在接受创作任务后,非常重

视深入生活,在生活中找灵感,使音乐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和激情。同时,他非常注意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在人民生活的沃土中吸收营养。因此,注重保持音乐的民族性,是他创作的特色之一。

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周斌在几年前曾受上海市文联委托,为黄淮写传记。他发现,葛炎与黄淮的经历相似,都曾来到延安,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从东影再到上影从事电影音乐创作。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有三点值得学习。第一,他们在延安时都聆听和学习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始终跟生活紧密相关。第二,他们都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中吸收营养,并有机融合在他们的作品中。第三,他们的创作都注重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

“很多经典老电影的音乐都是独立的优秀作品,比如葛炎创作的《阿诗玛》插曲后来成为流行歌曲。我们今天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插曲方面却和以前相比有所削弱。葛炎、黄淮的创作经验值得年轻电影作曲家们学习和思考。”周斌说。

在纪念活动上,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朱枫、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吕晓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任邱忠毅、上海大众乐团团长沈传薪、音乐制作人李汉颖、上海电视台原编导郑大里、上海音乐学院副

教授屠文沛、华东师大音乐学院副教授岳冰等围绕葛炎创作的电影音乐、创作历程等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

吕晓明认为,上影厂在全国最引以为豪和惊艳的阵容其实是作曲组,而葛炎是中国电影作曲家中最早有艺术观念的,“传统中国电影作曲大都是模仿好莱坞无声片现场伴奏的模式,起到强化戏剧冲突、渲染气氛的作用,但葛炎在为《聂耳》作曲时,以聂耳的歌曲作为素材创作,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把音乐和剧作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阿诗玛》同样有音乐歌舞片的元素。他一直在探索怎么把音乐融合到整个电影中,把作曲放在电影综合艺术的背景下再三考量,这种创新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中国电影资料馆影视音乐研究者苗禾以线上方式参加了讨论。她认为新中国培养了三代电影音乐家,葛炎则是第一代音乐家中特色鲜明、成就卓越的作曲家。他非常强调电影音乐的民族性,在创作题材上又贴近生活、涉猎广泛。而且他的电影音乐作品和时代遥相呼应,不同时期的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有着不同风格,塑造出丰富多彩的音乐形象。

本次活动策划、原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馆长李果认为,葛炎十分重视电影音乐创作与电影文本的关系,主张音乐家在剧作阶段就要介入创作,尤其是音乐片,在剧作阶段应将音乐、戏剧、文学甚至舞蹈等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在传记片《聂耳》、音乐歌舞片《阿诗玛》等影片创作中,都集中体现了他对于音乐与叙事、戏剧发展逻辑与音乐发展特性必须有机结合的创作思路,并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本次活动由虹口区文旅局、虹口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主办,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承办。12月14日举行《阿诗玛》导赏活动,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还同步举办“纪念电影音乐家葛炎诞辰百年专题展”,首次开展展出葛炎的音乐手稿文献、照片、奖章、影片光碟等藏品,展览持续到12月26日。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供图)



葛炎(左)与谢晋导演

